



百部长篇小说文库

精粹普及本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沈阳出版社 中国社会出版社

百部长篇小说文库



主编：刘以林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著者：〔捷〕米兰·昆德拉

译编：燕舟



沈阳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总 序

人生迢迢时光中，文学诱发的激情几乎是永恒的。

古人云：朝日初出，苍苍凉凉，澡头面，裹巾帻，进盘殂，嚼杨木，诸事甫毕，起问可中，中已久矣！中前如此，中后可知。一日如此，三万六千日何有？今天我们但见二十一世纪航船桅杆，跃身即上二十一世纪之舟，遥想古人终极之思和目击百物灵长与物质世界的交流融汇，我们深信这套文库的面世在现实中具有深思熟虑的理由。巍巍乎天生百物矣，巍巍乎百物入百物灵长之心，衍为此百部长篇，出于某种原因或所有原因中的某些原因，这些长篇都是整个人类所绵绵不断要阅读下去的。

在一切文艺作品中，长篇小说的地位是稳健而不可代替的，唯其道法自然、现实与意识，沿历史和人类轨迹循循而进，其磅礴、包容、原生意味均卓然不群，不论我们为工、为农、为兵、为官、为学、为商，不论我们忙碌或有闲，只要开卷一阅，准会立见生活上的一泓清水，准会一任松林来到

案头，百鸟飞临窗口，风清月白与飘然高蹈的一刻将如灵光四溢带给我们真正的愉快。只是，长篇小说太多太浩瀚了，即使仅仅是百部长篇，其篇幅的浩瀚除了专业者或极嗜者外，一般读者也难卒读。鉴此，本文库在拨冗优选长篇 100 部之外，对此均进行了译编和缩写，撮其精华，保其意韵，力求传达其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精髓，以期读者能够事半功倍。这里有中国长篇 22 部，余为外国小说，以小说的品质而言，皆为卓世极品。

小说的光荣在于世世代代与人类生存热情相对应，对于个人而言它隐喻生存与冥灭的真谛，对于群体而言它折射历史发展逻辑的光亮。这里的百部长篇为全部长篇的代表，虽仅百部，却已像人类灵魂库一样深邃与不可避免，如百条河、百座山、百艘人类精神的大船，随时携带着我们匆忙生活中忽略的所有东西并随时相伴着我们，而且永远。读小说是好的，读小说的人生是好的。

刘以林

1997 年 7 月，北京

永定路东街甲 6 号 121 室

简 介

米兰·昆德拉，1929年生于捷克，当过工人、爵士乐手，还曾经是布拉格电影学院的教授。前苏联1968年出兵捷克后，他的作品被查禁。1975年，他移居法国，用捷文和法文创作，多次获国际性大奖，近年又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主要作品有《玩笑》、《笑忘录》、《生活在远方》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以1968年前苏联占领布拉格为背景，通过外科医生托马斯、女记者特丽莎、女画家萨宾娜、大学讲师弗兰茨之间的情感纠葛和人生轨迹，揭示出人类生活的一种境况——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反映了捷克知识分子的正直、彷徨、堕落、浮躁的情绪，以及作者对人生哲学、强权政治的思考。本书采用四重奏结构，抒情色彩浓郁。

目 录

一、轻与重	(1)
二、灵与肉	(16)
三、误解的词	(29)
四、灵与肉	(45)
五、轻与重	(54)
六、伟大的进军	(84)
七、卡列宁的微笑	(98)

一、轻与重

多少年来，我一直想着托马斯。我看见他站在公寓的窗台前，不知所措，日光越过庭院，落在对面的墙上。

三个星期前在捷克的一个小镇上，他与特丽莎相识。十天后她去看他，而且两人当天便做爱。不料夜里她发起烧来，是流感。她在他的公寓里呆了一个星期，然后到她离布拉格一百五十英里的镇子上去。

现在，他站在窗前，望着那边的高墙陷入沉思：他到底是要她来，还是不要？

他不断回想起那位躺在床上、使他忘记以往生活中任何人的她。对他来说，她像个孩子，被人放在树脂涂抹过的草筐里顺水漂来，而他在床榻之岸顺手捞起了她。他跪在她的床边。她睡着了。他用脸贴住她的脸，闻到了她高热后散发出的一种气息。他呼吸着它，如同自己吞饮对方身体的爱欲。刹那间，他又幻想自己与她在一起已有很长岁月，而现在她行将死去。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得躺在她身边，与她一同赴死。

现在，他回想着那一刻的情景。那不是因为爱情，又是因为什么呢？他知道自己无法回答。

是爱吗？在这以前他仅仅见了她一面！是虚伪吗？难道是一个歇斯底里的男人因自欺的需要，让一个小小的玩笑使他选择了这样一个毫无机缘的可怜的乡间女招待，作为他的最佳伴侣，进入他的生活？

与特丽莎结合或独居，哪个更好呢？

没有比较的基点，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检验何种选择更好。“Einmal ist Keinmal.” 托马斯自言自语道。这句德国谚语说，只发生过一次的事就压根儿没有发生过。

可后来的一天夜里，她来了，肩上挂着个提包，腋下夹了一本厚厚的《安娜·卡列尼娜》。后来，他们并排躺在床上，当她告诉他她的行李箱寄存在车站时，他立刻意识到她的生活就留在那只箱子里，他俩钻进停在房前的汽车，直奔车站。他领了箱子，带着它和她回家。

他暗暗吃惊，他在向自己的原则挑战。十年前，与妻子离婚，他像别人庆贺订婚一样高兴。他明白自己天生就不能与任何女人朝夕相处，是个十足的单身汉胚子。他告诉他的情人们，只要有外人在身边他就不能入睡，半夜之后得用车把她们送回去。可这一次，她在她的身边睡着了，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她还握住他的手睡着。

他和她妻子共同生活不到两年，生了一个孩子。离婚时，法官把孩子判给了母亲，并让托马斯交出三分之一的薪水作为抚养费。孩子的母亲总是以种种借口阻止他看孩子，托马斯便决定再也不去了。他想：为什么他对这个孩子比对其他孩子更有感情得多？除了那个不顾后果的夜晚之外，没有任何联系。

事实上，他很快使自己忘记了妻子、儿子以

及父母。他们留给他的唯一东西是使他对妇女的恐惧，他渴望女人而又害怕女人。他需要调和，便发明出一种所谓“性友谊”，并在朋友中宣传：“重要的是坚持三三原则。即如果你一下子与某位女人连续幽会三次，以后就必须告吹。要是你打算与她的关系天长地久，那么你们的幽会，每次至少得相隔三周。”

三三原则使托马斯能与一些女人私通，同时又与其他许多娘儿们继续保持短时交往。他总是不被理解。对他最理解的算是画家萨宾娜了。她说：“我喜欢你的原因，是你毫不媚俗。在媚俗的王国里，你是个魔鬼。”

他需要为特丽莎在布拉格寻找工作时，正是求助于萨宾娜。不久，她将特丽莎安插在一家周刊杂志社，特丽莎的地位由女招待升为新闻界成员了。托马斯知道，他从未有过比萨宾娜更好的情人。

不成文的“性友谊”合同，规定了托马斯一生与爱情无涉。他从不与其他人一起过夜，做爱之后，他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强烈愿望，愿一人独处。这就是他醒后发现特丽莎攥着他的手时如此

吃惊的原因。他躺在那儿看着她，不能完全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想了想刚才几个小时内的一切，开始觉出某种从中隐隐透出来的莫名快意。

那以后，他们俩都盼着一起睡觉。我甚至要说，他们做爱远远不具备事后睡在一起时的愉悦。睡觉的时候，她像第一夜那样抓住他，紧紧攥住他的手腕、手指或踝骨。如果他想翻身又不弄醒她，想从对方手中把手指轻轻抽出，得再把一件东西塞进她手中。

托马斯得出结论：同女人做爱和同女人睡觉是两种互不相关的感情。爱情不会使人产生性交的欲望（即对无数女人的欲望），却会引起同眠共寝的欲求（只限于对一个女人的欲求）。

半夜里，她开始在睡梦中呻吟。托马斯叫醒她。她看见他的脸，狠狠地说：“走开！走开！”好一阵，她方给他讲起自己的梦：他们俩与萨宾娜在一间大屋子里，房子中间有一张床，像剧院的舞台。托马斯与萨宾娜做爱，却命令她站在角落里。那场景使特丽莎痛苦不堪，她希望能用肉体之苦来取代心灵之苦，她用针刺入自己的指甲。

“好痛啊！”她把手紧紧握成拳头，似乎真的受了伤。他把她拉进怀里，她身体颤抖了很久很久，才在他怀里睡着了。

第二天，托马斯想起这个梦，记起了一样东西。他打开抽屉取出一捆萨宾娜的来信，很快找到了那一段：我想与你在我画室里做爱，那儿像一个围满了人群的舞台，观众不许靠近我们，但他们不得不注视我们……

最糟糕的是那封信有日期，是新近写的，就在特丽莎搬来以后没多久。

“你搜查过我的信件？”

她没有否认：“把我赶走吧！”

但他没有把她赶走。有一次，他在电话里刚与一个女人约好时间后道别，隔壁房里传来一种奇怪的声音，像是牙齿打颤。

他不知道，她已经意外地回来了，正把什么药水往喉管里倒下去。手抖得厉害，玻璃瓶碰击着牙齿。他冲过去，像要把即将淹死的她救出来。

他知道自己处于无法辩解的境地，这样做是完全不平等的。

有一天晚上，他们与几个朋友在酒吧，庆贺

特丽莎在杂志社由暗写技工提升为摄影师。托马斯看到特丽莎与他的一位年轻同事跳舞，他惊讶地发现他们在舞池里真是绝妙的一对。因此，他想：她的忠诚，她希望满足他每一欲求的热烈愿望，并不是非属于他一个人不可。如果她没有遇到托马斯，她随时都准备响应任何她可能遇见的男人的召唤。他认识到特丽莎的身体完全可以与任何男性身体交合。这一想法使他心境糟糕透顶。那天深夜回家后，他向她承认了自己的嫉妒。

这种荒诞的、仅仅建立在一种假想上的嫉妒，证明他视她的忠诚为彼此交情的必要条件。那么，他又怎么能去抱怨她对自己真正的情人有所嫉妒呢？

她的梦，重现如音乐主题，舞蹈动作重复，或电视连续剧。而且，梦的终结都是恸哭。他只能一声不吭地把她弄醒。特丽莎看见女人，不，所有的女人都在威胁自己，她们都是托马斯潜在的情妇，她害怕她们每个人。

在一些语言中，如捷文、波兰文、德文与瑞文中，“同情”一词由一个“共同”的前缀和一个意为“感情”的词根组合而成（同——感）。有同

情心（同——感），意思就是不仅仅能与苦难的人生活在一起，还要去体会他的任何感情——欢乐、焦急、幸福和痛楚。这种同情表明了一种最强烈的感情想象力和心灵感应力，在感情的等级上，它至高无上。

在特丽莎说出针刺手指的梦的同时，她默认翻过托马斯的抽屉。如果特丽莎是另外一个女人，托马斯是再也不会与她说话的。

可是，同情是托马斯的命运（或者祸根），他仿佛是自己跪在打开的抽屉前，无法使自己的眼光从萨宾娜的信件上移开。他理解特丽莎了，不仅不能对特丽莎发火，而且更加爱她。

自从她发现他的不忠以后又过了两年，情况越来越糟，毫无出路。

他真的不能抛弃他的“性友谊”吗？他能够，但他觉得没有这种必要。可这件事仍算一件乐事吗？他与别的娘儿们幽会，眼前老是浮现出特丽莎的形象。唯一能使自己忘掉她的办法就是很快使自己喝醉，否则则无法同其他女人做爱！可呼出的酒气对特丽莎来说又是不忠的确证。

现在他害怕回家太迟，因为特丽莎在等她。这一天，他与萨宾娜交合，萨宾娜注意到了他瞥了一下手表，想尽快了事。他穿戴完毕只剩下一只光光的脚，找不到另一只袜子。他完全知道，萨宾娜注意了自己做爱时的看表动作，一定是她把袜子藏在什么地方以作报复。外面又的确很冷，托马斯别无选择，只得一只脚穿着短袜，一只脚穿着萨宾娜那只宽口的白色长袜。

他陷入了困境：在情人们眼中，他对特丽莎的爱使他蒙受恶名，而在特丽莎眼中，他与那些情人们的风流事，又使他蒙受耻辱。

为了减轻特丽莎的痛苦，他娶了她，还送给她一只小狗。小狗是他某位同事的种狗生的，没有人要这些杂种小狗，托马斯知道，如果他不要的话，它们只有死。他感到自己就像一个共和国总统站在四个死囚面前，仅有权利赦免其中一个，最后他选了这条小母狗，他因为特丽莎到布拉格来时腋下夹着《安娜·卡列尼娜》那本书的缘故，把小狗的名字取作“卡列宁”。虽然母狗们一般更衷情于男主人而不是女主人，但卡列宁例外，决心与特丽莎好。托马斯为此而感谢它。他说：“卡

列宁，我当初要你就为了这个。我不能安顿好她，你可一定要帮我。”

然而，即使有了卡列宁的帮助，托马斯仍然不能使她快活。托马斯意识到自己的失败是几年之后，大约在俄国坦克攻占他的祖国的第十天。这是1968年8月，托马斯接到苏黎世一所医院院长的电话。这位院长为托马斯担心，坚持让他去那儿工作。他是位内科大夫，在一次国际性会议上与托马斯结下了友谊。

托马斯估计特丽莎不会离开这儿，便想也没想地谢绝了瑞士那位院长的邀请。

在被占领的头一周里，特丽莎沉浸在一种类似快乐的状态中，她带着照相机在街上转悠，再把一些胶卷交给外国记者。有一次，她竟然给一位俄国军官来了这样一个近镜头：冲着一群百姓举起左轮手枪。于是，她被捕了，在占领军指挥部呆了一夜，他们还威胁要枪毙她。可刚一出来，她又带着照相机回到了大街上。

因此，十天后她对托马斯说：“你为什么不想去瑞士？”

“你能住在外国吗？你一直在外面冒死救国，

这会儿说到离开，又这样无所谓？”

“现在杜布切克回来了，情况变了。”特丽莎说。杜布切克和其他头面人物被俄国军队带到莫斯科，监禁了六天，俄国逼迫他们签订了妥协文件，放他们回到布拉格。有一点变得很清楚了，这个国家不得不向征服者卑躬屈膝，它将永远结结巴巴，如同亚力山大·杜布切克回来后在电台做的讲演，结结巴巴，不时喘气。

除此以外，托马斯知道她要离开布拉格的真正原因：她以前从未真正感受过快乐。

那些天里，她在街上拍摄侵略军的照片，享受了几个欢乐的夜晚，梦中的电视连续剧才得以中断，心理有了平衡。可现在狂欢已过，她需要寻找使自己感到强健和充实的条件。

“萨宾娜已经移居瑞士了，你不在意吧？”托马斯问。

“日内瓦不是苏黎世，”特丽莎说，“她在那儿，麻烦会比在布拉格小得多。”

一个渴望离开热土旧地的人是一个不幸的人。因此，托马斯同意了。一天他和特丽莎，还有卡列宁，发现他们已置身于瑞士最大的城市里